



近期的美国《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刊登了一条报道,指出:“一项调查显示,美国超过半数的年轻人、男性以及乡村地区居民认为,大学文凭带来的收益不及为其付出的成本。其中有一些四年前还认为文凭有价值的群体如今已改变了看法。”

其实,这个报道和我本人今年年初以来的观察基本一致:美国高等教育正在面临一场危机。

自今年上半年以来,在我所生活的地区,一些公立高校的分校校区已经面临持续的生源下滑,而不得不“关停并转”。长期以超越实用、维持人文理想为己任的自由文理学院也出现招生人数持续下滑、必须转型才能生存的困境。这些转型的措施包括:1.设置实用的系科,过去嗤之以鼻的“商业管理”也开始进入听起来高大上的“经济学”系;2.寻求对所在地的本土经济文化有所贡献;3.开设针对高中生的暑期课程。

大学放低身段,力求接地气的唯一原因,就是市场。如果招生人数持续下降,那么学校就可能面临关门大吉的命运。生存压力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学危机感的来源和大学拼命维持入学人数的动力。

为什么美国学生读大学的意愿降低?我非正式地在日常聊天中询问一些美国人,获得的答案在学费高昂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这就是《华尔街日报》所说的“大学文凭带来的收益不及为其付出的成本”,这一点,学生和他们的父母作为教育服务的消费者最有发言权。对于很多学生,特别是男生来说,因为美国蓝领技术工作的高报酬,学习维修、木工、电工这些技能,然后养家糊口,是比花费大量金钱和精力获得一个大学文凭更为划算的事情。

有一个美国人对我说,如果现在一个高中生开发一个软件就可以卖个几百万美元,他怎么还会有读大学的动力?比尔·盖茨、乔布斯这些人不都没有读完大学吗?

我想,这里涉及两个问题。第一是数字化时代的社会经济模式,已经很大程度上逐渐绕开了过去的那种对文凭的依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可以通过自学、实践和创新获得回报,而机械的机械的大学教育、繁重的课程、严格的学分要求已经被看成一种不完全必要的负担。第二,就是商业加技术模式下的“成功者”的人生,对年轻学生的启迪和示范作用,已经远远大于传统意义上的“学者”“科学家”、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的影响。

还可以想象,在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多少年轻人已经把通过唱歌和电影表演、各类选秀比赛一夕成名看成了实现人生理想的选项。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以前曾经提出的:目前美国高校的这种高度保护学生隐私,以专业化的心理咨询代替教师和学生之间私人情感的模式,极大削弱了教师传统意义上的人生导师(mentor)职责,把教师变成了非道德/情感的、无关人生的,仅仅从事职业性教学,并随时注意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且不能越界的一个普通教育服务提供者。这样的现代师生关系的结果,就是学生不再期待大学生涯对自己可能是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人生体验,因为教授除了教书、考勤,打分以外,基本上不再承担对学生的其他道德意义上的职能。

美国传统的精英教育模式,在招生结构发生巨变的情况下,也已经难以支撑过去的人文理想。多年前,富有家庭的子弟的确可以无忧无虑地在一些世外桃源般的校园里学习“没用”的专业,例如文学、历史、哲学,但不言自明的前提是家庭的财富足以支撑这样的心态和生活方式。现在的大学招生政策向社会中下层倾斜——强调招收“第一代大学生”和低收入、弱势群体(我本人是赞同这种做法的)。精英教育平民化客观上导致相当大比例的学生来自普通甚至低收入家庭,而学校高昂的学习生活费用、学生之间的某种攀比给低收入家庭的孩子造成了巨大的物质和精神压力。如果所学的专业又显得没有实用价值,这样的学生对于大学人文教育的精神价值会更加怀疑。

在这种情况下,大学如果想要继续吸引学生,似乎只能走向职业技术学校(vocational school)一途,尽管实用和技术是力图维持传统人文理想的教育者极不情愿、拼命想要避免的,但无论是学生还是学校,现在都面临生存的压力和新的人生成功模式的挑战。

(本文作者为美国阿勒根尼自由文理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域外走笔〕

美国高等教育的『读书无用论』

□伍国

〔名家背影〕

清秋长乐访冰心



□肖复兴

虽然离上飞机回京的时间很紧张了,我还是去了一趟冰心文学馆。以前来过福州几次,都以为长乐离福州很远,这一次朋友说福州的机场就在长乐,离冰心文学馆只有二十几公里,便决心一定去那里看看。

向往冰心文学馆已经很久。二十年前,1997年,冰心文学馆建立前夕,原在《福建文学》工作的王炳根曾经告诉我,他要调到那里去做馆长,很为他高兴,因为他可以天天守在冰心的身边,那是一种难得的幸福。

读中学的时候,冰心是我的最爱。那时候,我就读的汇文中学是当年庚子赔款建立的一所老学校。在学校的图书馆里,我发现有一间神秘的储藏室,被一把大锁紧紧地锁着。我猜想那里应该藏着许多珍贵的老书。每次进图书馆挑书的时候,我的眼睛总禁不住盯着储藏室大门的那把大锁看,想象着里面的样子。

当时,负责图书馆的高挥老师看出了我的心思,她破例打开了那把大锁,让我进去随便挑书。我到那间仍然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走进那间光线幽暗的屋子的情景,我是第一次见到世界上居然有这样一个地方藏着这样多的书,真是被它震撼了。那一年,我刚刚升入高一。就是那一年,我从那间尘埋网封的储藏室里,找全了冰心出版过的所有文集,包

物不多,但满满一面墙的各种版本的冰心著作,已经褪了颜色的钢笔书写的手稿,1926年第一次出版的她的文集上,题写着她送给美国老师的纤细的英文留言,她手把手教孩子制作的小橘灯,还有无数孩子寄给她的信件……还是让我心动,忍不住想起曾经读过的、抄过的、背诵过的她的很多作品,还有她那略带沙哑的嗓音以及温煦如风的笑容。

空旷的展厅里,似乎有冰心声音的回声在荡漾,有无数个娇小的冰心的身影,从各个角落向我走来。参观完毕,走出展览大厅,依然是空无一人,想在春水书屋的小卖部买一张木刻的冰心像,却也找不到一个人。只有那几帧单薄的黑白木刻小画,在柜台里静静地待着。

忽然觉得冰心是寂寞的。一楼大厅里,在大海背景前端坐的冰心雕像是寂寞的。咖啡厅里,没有咖啡没有茶香没有人的桌椅是寂寞的。系着红领巾的冰心头像前的触摸屏是寂寞的。放映厅只有白白的一面墙也是寂寞的。展厅外,空旷的庭院里,绿色的树,红色的花,前面池塘里清静的水是寂寞的。花岗石座上刻有“永远的爱人”,上面立有冰心和孩子们交谈的汉白玉雕像,已经裂开了一道粗粗的裂纹,是寂寞的。文学馆一进正门就能看到的喷水池后刻有冰心的名言“有了爱就有了一切”的花墙,喷水池没有喷水,更显得寂寞。

想想,在任何一个时代,文学其实都是寂寞的。尤其是在商业化的时代里,文学家是无法和明星比肩的。那一年去用直叶圣陶先生的墓地,墓地和墓地前的展览大厅、四方亭,未厌亭和生农农场,也都是寂寞的,空无一人。尽管如今各种文学纪念馆方兴未艾还在建,长乐人心里比我们清楚,文学馆不是剧院,不是歌厅,不是咖啡馆,从来不会那么热闹。文学和文人是寂寞的,其作用在他们作品的细雨润物、潜移默化,无声无形,却绵延幽长。所以,冰心文学馆如今还在建设中,四围搭起围挡,里面种植各种花草林木,要建设成一座冰心公园。这是一个远见之举,它比单纯的生平展览更能深入人心。

想起前几年在美国的普林斯顿的镇中心,看到将美国著名的黑人男低音歌唱家罗伯逊的故居改造为儿童乐园和成年人免费学习艺术的场地,和冰心公园有异曲同工之妙。又想起前两年路过广东萧殷的故乡佗城,那里的人们没有建他的故居,而是在城中心特意开辟了一处街心公园,在公园里立起一块石碑,只在石碑上刻写“萧殷公园”四个大字,萧殷便和来来往往的家乡人朝夕相处。因此,冰心公园,更让我期待。

吃过午饭,又路过冰心文学馆,看见一对四五十岁左右的夫妇,从穿着看,大概是像我一样的外乡人,正站在大门外一面院墙前自拍,墙上有“冰心文学馆”五个醒目的大字。这一对夫妇,多少给我些安慰。或许,我不该这样悲观,冰心不会寂寞。

坐在回北京的飞机上,闲来无事,写下一首打油,记录此次造访冰心文学馆之行,聊以遣怀:

清秋长乐访冰心,
偌大展厅无一人。
常忆夜灯抄白夜,
每看春水读青春。
浪来笔落风前老,
梦去诗成雪后新。
深院空闻鸟声响,
幽花寂寞与谁论?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

括她的两本小诗集《春水》和《繁星》。我迷上了冰心,抄下了从那里借来的冰心的整本《往事》,还曾天真却是那样认真地写下了一篇长长的文章《论冰心的文学创作》,虽然一直悄悄地藏在笔记本中,到高中毕业,也没有敢给一个人看,却是我整个中学时代最认真的读书笔记和美好的珍藏。

作为读者,我读冰心至今已经五十四年。我不算是她最老的读者,但也是一个老读者了。曾经到过冰心就读的美国威斯利大学,也曾经到过冰心的家中,唯独少了到她的文学馆。在她的家乡建立的文学馆,应该更能清晰地触摸到她一生的足迹和心迹。

冰心文学馆建在长乐市中心。白色的建筑在池塘前立着,红色的朱槿花开着,赵朴初题写的“冰心文学馆”的木牌挂着,九月南中国的阳光灿烂地照着。整幢大楼里空无一人。和我想象中的冰心文学馆完全不同。在二楼的展览大厅里,看完了展览,尽管大多数是照片,真正的实